

叙事比故事更重要

——论威廉·福克纳对叙事角度多元化的追求

朱 宾 忠

(武汉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朱宾忠(1963-), 男, 湖南郴州人,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

[摘 要] 威廉·福克纳在叙事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是尝试把两种以上的叙事角结合起来使用, 并且采用多重的、复合的叙事来开发各种叙事角最大的叙事潜能, 发挥其最大表现力; 其二是注重运用儿童视角和痴傻人视角来获得特别的叙事效果, 更进一步逼近真实。他的创新提升了各种叙事技巧的表现力, 从而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 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关键词] 福克纳; 叙事艺术; 叙事角度; 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763-05

美国现代主义小说大师威廉·福克纳是一位广受赞誉的小说家, 其叙事艺术一直是批评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弗雷德里克·卡尔曾说: “除开多斯·帕索斯, 他是唯一一个认识到小说叙事的变化将永远改变严肃作家创作小说、严肃读者阅读小说的方式的美国小说家。”^[1] (第582页) 康拉德·艾肯则称福克纳是“一个形式的天才, 一个发明的天才,” 并断言: “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 使福克纳高于同侪的是他对于小说形式的专注”。^[2] (第16页) 目前, 国内关于福克纳叙事艺术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少: 童真分析了福克纳对意识流、现实主义、象征隐喻等手法的运用^[3] (第32-36页), 黎明从复调结构、神话结构、时间结构、对位结构等方面论述了福克纳小说的结构艺术^[4] (第133-137页), 周文斑讨论了福克纳小说的意念结构、时空结构、意识结构三种结构方式^[5] (第119-122页)。有的文章探讨了福克纳的叙事问题, 如肖明翰的《福克纳主要写作手法的探讨》, 全志敏、杨大亮的《试析福克纳意识流小说的叙事风格》, 张丽的《论福克纳小说的反复叙事手法》, 李庆华的《论福克纳小说的叙事形式》, 潘瑶婷的《威廉·福克纳的叙事风格》。但是, 关于多角度叙述, 肖明翰只提及了福克纳的并置手法, 全志敏、杨大亮只谈视角而不理会人称, 张丽重点讨论的是福克纳反复叙事手法的功能和效果, 李庆华和潘瑶婷只是粗略涉及了福克纳的多角度叙事, 没有具体的分析。迄今为止, 从叙事角度系统、详细研究福克纳创作的文章尚未出现, 而福克纳在叙事角度上的实验与成功是评价其艺术成就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本文将就福克纳如何运用多种叙事角展开专门研究。

现代小说注重叙述本身, 而相对降低对所述内容的重视。人们认识到“由谁来叙述故事以及故事怎样被叙述, 效果是很不同的。同样一个故事从不同的叙事角度或者用不同的语气来讲述会全面影响我们的阅读感受”^[6] (第84页)。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西方正是文学艺术上致力于探索新奇别致的形式技巧和表现手法的现代主义文学大行其道的时代, 此时进入文学创作的福克纳自然受到那个时代风习的

熏染,创作的注意力投向了叙事角度的革新性实验,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

一、多种叙事角度的实验

叙事角是小说家叙事的视点。皮克林把叙事角分成四种: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角、第三人称限制叙事角、第一人称叙事角和戏剧/客观叙事角。这四种传统叙事角度中,福克纳叙事角度的实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尝试把两种以上的叙事角结合起来使用,例如把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与全知叙事结合起来,把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结合起来。第二,注意开发各种叙事角最大的叙事潜能,尝试在规则的范围内尽可能发挥一种叙事角最大的表现力,采用多重的、复合的叙事策略。

福克纳一方面坚守第一人称叙事是限制叙事的原则,另一方面要尽可能突破第一人称叙事的个人主观性和狭隘性,创造性地使用了多重第一人称视角。在《喧哗与骚动》中,为了讲述康普森一家衰落的故事,尤其是塑造凯蒂这个中心人物,福克纳让康普森家的三个儿子班吉、昆丁和杰生各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叙说当前的事情,并以此为起点,通过自由联想而“闪回”到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上。从他们各自的叙说中,读者了解到了康普森一家人的生活片段以及这家人对彼此的看法,尤其是三兄弟对小说中那个非常重要而又从未出场的人物凯蒂的看法。读者从任意一个人物的视角所了解到的情况都是零散的、片段的,但是把各个人物所提供的信息综合起来就得到了关于康普森一家人生活境况较为完整的印象。例如,在杰生的眼里凯蒂是堕落而可恶的,在昆丁的眼里凯蒂虽然失贞,但是可爱、可怜,在班吉的印象里凯蒂则是善良、热情、无私、天使般的,但是读者获得的印象却不同于三兄弟之间任何一个人的印象。同时,由于三兄弟的叙事涉及的不仅是他们家生活的不同侧面,而且是其不同的阶段,而这几个阶段连接起来又构成一个先后有序的时间链条,因而读者对于康普森家族的了解不仅是共时的,也是历时的。此外,由于三兄弟关于凯蒂的叙述是以第一人称叙事角进行的,他们关于凯蒂的印象、情感、态度就带上了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从而使读者不仅看到了凯蒂不同的侧面,也从他们对凯蒂的印象、情感、态度上认识到他们的个性和偏向,凯蒂因而反过来成了一面反映他们面目的镜子。这种多重第一人称视角既保持了传统第一人称视角叙事的真切感、亲切感和主观印象的色彩,又突破了纯粹第一人称在视域上的限制而达到了第三人称全知叙事那种客观、公允、全景式的观照,实现了第一人称叙事效能的最大化。

福克纳似乎并不满足于中只有三个叙述者的这种多重第一人称叙事。在随后的《我弥留之际》中他尝试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叙事。在这部由59段内心独白的片段所构成的小说中,叙事者多达13人,其中8个叙述者是本德仑家庭之外的人。在这些片段中,我们看到母亲艾迪在不同的孩子们心中的不同形象,也了解到孩子们对于为她长途送葬所抱有的不同动机和态度。我们不仅从家庭内部了解这一家人,也从家庭外部的其他叙述者那里认识这一家人。例如,从孩子们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父亲的自私和母亲的冷淡,意识到送葬行为的庄严和送葬过程的艰难。但是,从其他人的叙述里我们认识到作为父亲的安斯·本德仑的失职和作为丈夫的安斯·本德仑的守信,作为母亲的艾迪对家庭的恪尽职守,以及这次长途送葬行为的荒唐愚昧。众多的叙述者从不同视角的讲述表达了不同的情感和价值判断,为读者对叙述对象进行欣赏与评判提供了全面、均衡、充足的前提。然而,众多叙事人参与叙述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众声喧哗,头绪过多,平面铺展过开而纵深挖掘不足,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远不如《喧哗与骚动》那样给人明晰深刻的印象。

福克纳在《小镇》中继续实验第一人称多角度叙事,但是他又回到三个叙述者这种模式上来。在这部小说中,三个人物轮流评说弗莱姆·斯诺普斯,并讲述和解释斯诺普斯主义在杰弗逊镇上不可遏制的经济和政治崛起,以及这个过程对于当地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各自的视点不同,立场迥异。作为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讲述者,查尔斯·马利森所讲述的故事主要是他成长过程中听人讲的,尤其是他的叔叔姜文。斯诺普斯转述给他的民间传言、道听途说以及市民们的添油加醋的议论,因此他的讲述

代表的是大众意见。第二个讲述者盖文·斯蒂文斯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个南方骑士传统的捍卫者。因此他对弗莱姆·斯诺普斯的否定性叙说是从传统道德的角度出发的,代表着南方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理想。第三个讲述者缝纫机推销员V.K.拉特利夫是一个见多识广、善于观察的人,他对斯诺普斯的行径不以为然,谈起斯诺普斯来,口吻是嘲讽、幽默的,但态度却客观、公允,显示出传统社会中村中长老的那种洞察力和阅人阅事的民众智慧。这三个讲述者不仅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故事,而且有一个互动,彼此批评、纠正,同时也自我纠正。同样是三个讲述者讲述同一个故事,《小镇》中的叙事模式与《喧哗与骚动》有所不同。前者是外在叙事,人物坐在一起谈天,彼此有交流,所讲的内容和表达的观点不仅互相补充,也互相矛盾,因此人物价值观的冲突更加突出。后者是内在讲述,是人物各自的内心独白,但是讲述的内容却互相补充。这样,福克纳虽然回到了只有三个叙述者的多重第一人称叙事这种方法上,但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有所创新,是一种盘旋式上升的回复。

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上,福克纳也尝试了多视角复合叙事手法。《押沙龙,押沙龙》是这种叙事实验的一个典型。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分别从怨女洛莎·柯德菲尔德小姐的角度、康普森先生的角度和大学生昆丁的角度讲述了萨特潘“王朝”的兴衰史。这三个讲述者在不同的地点各讲各的故事,三个叙述者的联系是昆丁作为头两个讲述者的听众,而自己充当第三个讲述者,每一个讲述者都只是讲述萨特潘故事的一些片段,读者每读完一个叙述者的故事对于萨特潘的故事就多了一点了解,但是,一直要等到读完全部三个人的叙述并且对这些片断进行时空的组合,进行一番想象和推理,读者才能对萨特潘的故事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整部小说就是事实与想象、观察与阐释的混合,使人真假莫辨。同时,三人对于萨特潘的态度又大不相同。洛莎小姐仇恨萨特潘,视之为魔鬼;康普森先生对萨特潘有几分理解、几分佩服、几分疑惑;而昆丁对萨特潘更多的是好奇和惊叹。不同的叙述角度以及叙述者的不同态度使萨特潘这个人物具有了更多的矛盾性和吸引力。由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到,无论是第一人称叙事,还是第三人称叙事,福克纳都能恰当地运用多角度叙事使小说中的事件不再沿着简单的直线方向发展,而是曲折跳脱,围绕中心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和讲述。这样,同一事件随着每一个新角度的出现而被揭示出新的深度,被赋予新的意义。而每一次叙事视角的转换对作为读者的接受主体来说,都会产生一次主观情绪和接受距离的运动,获得不同的心灵体验,从而提高了艺术作品的表现力。

二、儿童视角和痴傻人视角的运用

福克纳在叙事实验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注重运用儿童视角和痴傻人视角来获得一种特别的叙事效果。儿童视角和痴傻人视角不是一种人称视角,而是一种身分视角。作品若从成年人的角度出发进行叙事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视角;若从妇女的角度叙事我们可以称之为女性视角;若从家族内部成员的角度出发进行关于这个家族的叙事我们可以称之为亲缘视角。因此,相对于以人称划分叙事角而言,以人物身分划分叙事角就显得科学性较少而随意性较大。为了避免分类上的混淆,在此将儿童视角和痴傻人视角单独提出,加以讨论,以别于上文讨论的以人称划分的叙事角。

儿童视角,即指在小说中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用儿童的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来组织情节,来表现儿童所能感知的那部分现实生活景观。小说通常设置一个第一人称儿童叙事者,小说的一切都严格地依据儿童人物的知识、情感和知觉来表现。由于儿童不是像成人那样借助理性、科学、逻辑去观察、分析和认识世界,而是用自己的感觉、直觉和想象来把握这个世界,又由于儿童所受到世俗习见的影响和支配相对较少,因而他们的眼睛就像是一个过滤镜,将理性、逻辑、社会习俗等等外在的东西大都滤去,因此经由他们的眼睛呈现出来的社会面貌就带着较为丰厚的原生态,比成人视角下的世界就显得更真实。同时,由于儿童有着率真、无邪的天性,常能见出成人无法洞见、无法感知的“盲点”,儿童视角就成了作家透视与批判成人世界的一个有效工具。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那样很好》以7岁的小男孩乔治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他与叔叔罗德利的故

事。乔治经常为罗德利办事,而他每为罗德利做一件事,都会得到几角钱的酬劳。一天晚上,罗德利要乔治为他带路去塔克家,允诺事后给他五美元的报酬。罗德利计划这次带塔克太太和她的珠宝一同逃走,但却中了塔克先生的埋伏给打死了。故事中小乔治并不明白叔叔的为人,通过他的叙述读者却看出原来罗德利是个借钱不还,轻诺寡信,专以勾引良家妇女骗取她们钱财的小人。而同时,读者也看到在金钱的腐蚀下,一个才几岁的小男孩如何变得十分功利、贪婪,毫无是非感。儿童视角的叙事方式,使人物显得毫无遮掩的真切。《夕阳》中的叙述者是 9 岁的昆丁。他家的临时厨师南茜因为与白人斯托瓦尔先生有染并且怀上了他的孩子而担心丈夫会趁黑夜回家杀她,所以下工后不敢回家,而康普森夫人坚持要她回去,南茜实在害怕,就哄着康普森家的几个孩子陪她一块儿回去。到了她家后,又希望把他们留住给她做伴,但是康普森先生却坚持把孩子们领回去。故事中的三个孩子:9 岁的昆丁、7 岁的凯蒂和 5 岁的杰生,对于南茜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她到底害怕什么,为什么害怕等不明了,也不理解,却以孩子们的敏感深切感觉到了南茜巨大的恐惧。这样,南茜的恐惧就通过孩子们的感觉传达给了读者。同时,通过孩子们与他们父母面对南茜的苦境的不同表现,也揭露了成年白人对于黑人的苦难和痛苦那种习以为常的漠不关心。在他们眼里,黑人只是供他们役使的工具,至于他们的喜怒哀乐那是完全不值得去关心的。《我的祖母米勒德与贝德福德将军的故事》中的叙述者白亚德·萨托利斯虽是成人,在回忆祖母与敌人周旋的故事时,所取视角仍然是儿童的。在这种儿童视角里,祖母成了智慧和力量的化身,她威严可敬,形象高大,而战争则失去了其严酷的一面,显得更浪漫、更富英雄色彩。但它同时记录了孩子眼中的生活原状,使读者能够自己根据事实去判断,从而看出祖母在办理某些事情上的可笑,例如叫人把装宝的箱子搬来搬去,四处藏匿而终于不免被北军发现,体会到表姐梅丽桑哒与南军军官菲利浦·巴克豪斯婚姻的喜剧性等等。《晨赛》从一个 12 岁的男孩的视角出发讲述一次打猎的经历:他跟随欧内斯特先生花了一整天时间追逐一头大公鹿,然而当他们终于追上公鹿时,欧内斯特先生却连放了三声空枪让公鹿安然离去。通过孩子那充满好奇的眼睛,我们看到原始大森林是多么新鲜、神秘、美好、富有情感。而欧内斯特先生让公鹿从枪口下逃生这一举动也使男孩体会到他们对公鹿的追逐行为不再是一场杀戮而是一场比赛,不是一场搏斗而是一场游戏。这里,公鹿成了大自然的化身,人们对公鹿的态度昭示了他们对于大自然的态度。通过小男孩的感悟,读者认识到人要爱护自然,敬畏自然,只有本着这样的精神,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福克纳还尝试了痴傻人视角叙事。相对于儿童,痴傻人对于周围世界的理解力更低、判断力更弱,正常人在他们面前的言行更少顾忌,因而他们的眼睛更能真实地、不加掩饰地记录正常人世界所发生的事情。逻辑上,以痴傻人为叙事者的痴傻人视角叙事就比儿童视角叙事更进一步地逼近了真实。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是一个典型的傻瓜。他虽已 33 岁,但智力却只相当于 3 岁儿童。他没有语言能力,不能自我表达,只有最原始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缺乏最基本的思维、判断能力。他唯一的自我表达手段就是嚎哭。他不明白家道为何中落,凯蒂为何要嫁人,也不明白昆丁为何要自杀。他只是靠直觉来叙述,没有选择,判断和评价。呆傻赋予了他一种完全天真的品质,他对事件之不能理解或不能解释使他成了一个奇怪而精确的报导者。正是从他的片段的意识流动中,我们通过重新建构那些信息碎片而获得关于凯蒂、杰生、康普森夫人等人较为完整的、准确的印象。认识到凯蒂的善良、勇敢、可爱,认识到杰生的自私和卑鄙,认识到康普森夫人的故作姿态和缺乏爱心,感受到一个南方贵族大家庭的分崩离析、江河日下。作者通过一个痴傻人的叙述获得了更大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获得了更好的表现力。批评家李乔说过:“以‘幼稚观点’叙述,可以让人领悟成人世界的愚昧可笑;以‘痴呆病态观点’叙述,可以暗示所谓健康正常人间之可怜病态来。”^[7] (第 124 页) 福克纳的儿童叙事和痴傻儿叙事是达到了李乔所说的这个目的的。

概而言之,福克纳无论就人物(身分)视角叙事实验,还是就人称视角叙事的实验而言,都是比较成功的。通过第一人称复合叙事、第三人称复合叙事、儿童叙事和痴傻儿叙事,福克纳扩展了各种叙事角的表现力,更真实、更准确地反映了现实,发掘了人物的内心和灵魂,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他的叙事

技巧创新增加了作品的难度, 他的叙述实验对于读者是一种智力的挑战, 非凝神静气用头脑来思索不能领悟其叙述的妙处。但是, 读者通过耐心地研究或者反复地细读克服了困难后, 会发现他的技巧在传统叙事技巧的框架内提升了这些叙事技巧的表现力, 给阅读带来了更深刻的、知性的快感。而福克纳能够如此成功, 是与他肯创新又愿意遵守规则, 不甘平庸但又不忘遵守艺术规律分不开的。

[参 考 文 献]

- [1] Karl, Frederick R. William Faulkner; American Writer[M].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0.
- [2] Schwartz, Lawrence H. Creating Faulkner's Reputation—the Politics of Modern Literary Criticism[M].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0.
- [3] 童真. 福克纳小说的表现手法初探[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 (6).
- [4] 黎明. 论福克纳小说的结构艺术[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5 (11).
- [5] 周文斑. 论福克纳中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从《夕阳》《熊》和《老人》谈起[J]. 琼州大学学报, 1999 (2).
- [6] Madden, Frank. Exploring Fiction: Writing and Thinking About Fiction[M].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Inc., 2002.
- [7] 李乔. 小说入门[M]. 台北: 大安出版社, 1996.
- [8] 肖明翰. 福克纳主要写作手法的探讨[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 1(1).
- [9] 全志敏, 杨大亮. 试析福克纳意识流小说的叙事风格[J]. 上海电力学院学报, 2004, 3 (1).
- [10] 张丽. 论福克纳小说的反复叙事手法[J]. 邢台学院学报, 2004 9(3).
- [11] 李庆华. 论福克纳小说的叙事形式[J].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1997 8(4).
- [12] 潘瑶婷. 威廉·福克纳的叙事风格[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3 (1).
- [13] Pickering, James H. Reader's Guide to the Short Story to Accompany Fiction 100—An Anthology of Short Stories[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责任编辑 何坤翁)

Telling Means More Than Talk: Faulkner's Experiment in Multi-angle Narration

ZHU Binz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U Binzhong (1963-),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nglish poetry and fiction.

Abstract: William Faulkner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his art of narration, which lie chiefly in two aspects. Firstly he experimented with integrating two narrative points of view and employ manifold and multiple narration to tap the greatest narrative potential of a narrative points of view so as to bring its function into full play. Secondly, he employs child's eye view and idiot's eye view to achieve a special narrative effect. His innovation and experiment enhance the expressiveness of various narrative techniques, and more truly represent reality and probe more deeply into the inner world and soul of the characters thus deepening the themes of the works.

Key words: Faulkner; narrative art; points of view; diversification